

## 都市、生态与爱情三重奏

——读郑茂文长篇小说《玻璃脆》

◎张富鼎

郑茂文长篇小说《玻璃脆》是一部青春励志小说。该部小说以华世赢商贸公司的发展为背景,以主人公向文波、姜晓君、何子晶在如芒、明平、上海、浙江、福建诸省市以及整个大西部的足迹,串联起这部宏大的商业财经生态主题作品,读罢令人荡气回肠,不仅为整个故事的宏大背景所震撼,而且为故事主人公健康、积极、充满正能量的品性所感染,更为他们主动投身于西部大开发事业、不懈探索人生价值的追求所叹服。

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灵魂。《玻璃脆》塑造了3位才华横溢、品性坚韧,而各有魅力的职场中坚。向文波扎实的文案功底、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和丰富的内心情感,使他在华世赢商贸公司如鱼得水,尽管偶有挫折,却总能以顽强的意志、谦虚的态度和过硬的经营管理能力挽回狂澜。姜晓君是一位执着、敬业、上进的职场女性,她始终将一颗如火热的心投入到雷厉风行的工作中,又在生活中展现着她独特的女性魅力。

商海浮沉,难免身陷铜臭而失去本性的纯真。《玻璃脆》难能可贵地给都市情感商业财经题材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人物总能经得起人性的考验,在奉承面前保持清醒,在名利场中飘然身退。无论是姜晓君面对领导的厚爱、赏识,有意提拔而不为所动,还是向文波、何子晶在事业顶峰期却毅然决然地投身西部开发的艰苦历程,彰显了道家不为名利所动、淡泊处世和儒家积极入世、创造价值相结合的品性和情怀。

相比于落入俗套的勾心斗角的职场小说,《玻璃脆》的风格简约而不简单,清新而携开阔之气。其视野之宏大、洞察人性之透彻,令读者耳目一新。而这种风格是建立在作家丰富、细腻的人文情怀、文学创作基本功之游刃有余,以及文笔隽永、洗练清新之上的,使得小说语言行云流水,酣畅飘逸;文风淳朴,且温润如玉。作家郑茂文常常以抒情的口吻,对精工设计、刻画得人物性格和小说情节进行铺排有致、酣畅淋漓的表达。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身体上散发出活力四射的激情,心潮澎湃,思绪飘逸,乐观和自信如影随形。他觉得一个人的幸福跟金钱没有多少关系,跟职位权力没有多少关系,只要拥有一颗博爱善良的心,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长期坚持锻炼的体魄,足以抵御世俗充满物欲横流的诱惑、心理疾病的侵袭。那么,欲少心专,养志意通,德为本源,身体强健,精神自然饱满快意。”类似这样的书写穿插在字里行间,展现的是作者对人生的独有体悟和正能量的积极传递。我们甚至可以在向文波的身上,看到作家郑茂文的影子——主人公通常是作者的眼睛——才华四溢、谦虚低调、真抓实干、性情中人。

佳作总能引人思考。作为文学审美艺术的研究者、探索者和评析者,我深读郑茂文的作品,然而书中多层意蕴的昭示,又那么鲜明地呈现在眼前。都市、爱情、生态,是最能打动我的三大主题。

都市是广场,也是围笼。钱钟书先生早

有《围城》,而郑茂文的长篇小说《玻璃脆》,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围城——都市,只不过,这个围城在人生赢家向文波、何子晶和姜晓君的眼中并非牢不可破,反而是游刃有余于其中,成为迈向人生更高阶段的跳板。不“破”不“立”,向文波在职业生涯的每一步抉择中都走得慎重、安稳、出彩,遵从自己的内心,又不违生存的法则。他在华世赢商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也曾经在丰盈宝上海分公司打破销售业绩记录,并最终选择与何子晶一起到西部开发新的天地。他的每一步,都是对“围城”的打破,一个鲜活的时代创业者形象就这样来到了我们面前。

爱情是壁垒,也是鸡汤。向文波与何子晶超越男女关系的友谊,让我们既羡慕又心生惋惜。这种人类情感的独特存在方式,纯而又纯,夹杂着男人的野性、女人的风韵,像田园牧歌一样感染我们。与此相对,高小卓爱得狂热而赤诚,姜晓君爱得沉静而悠长。向文波与三个女人之间,如胶似漆又似蜻蜓点水,一段感情的结束,也是理性战胜感性的洗礼。小说中还有一种爱情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李若溪对施非钱的无条件的“依恋”,实际上是恋父情结与母性情结复杂融合的产物,她既有感于施非钱的“金疙瘩”和“仗义”,而且婚后沉溺于一个妻子理应承担家庭责任和丈夫的天生使命感,因此才未察觉施非钱的吸毒行为。李若溪的单纯,反而将爱情变成了壁垒,遮住了本该明辨是非的眼睛。

生态和谐始终是郑茂文文学创作中极力昭示、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郑茂文在《草原文化抒怀》中所言:“心怀大江山,天下是豪情。”或许,这是《玻璃脆》结局开阔的宏大之源。倘若小说结局于向文波、何子晶的恋情开花结果,或者结局于向文波、姜晓君的爱情复合,也不免落入俗套。然而,郑茂文以其文学创作中多年的生态价值追求,将3位主人公的生活带向了青青草原、茫茫高原,让他们接受大自然对灵魂的荡涤,从而实现了从都市到自然生态的过渡与升华,“高山流水的旋律涤荡胸怀,翡翠谷的曲子牵动思绪。”西部造林的成功,也是主人公心灵再造的成功,在结束了托尔斯泰式的“复活”之旅后,整部小说的格调最终完成了生态美学意义上的升华。

曾繁仁先生在《生态美学导论》中提出,生态美学已经告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而向生态整体转型。那么《玻璃脆》所暗示的都市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对立,在主人公投身于生态建设的那一刹那即巧妙地糅合了,都市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被向文波、何子晶、李若溪等胸怀理想的一群青年人所摒弃,转而投身到自然的怀抱,在拥抱生态和谐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由此,《玻璃脆》所昭示的都市、爱情与生态的三元主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刘新超 摄



WENYIPINGLUN

◎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成果

◎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 情深意长的人生组曲

——读高莉芹散文集《听雨》

◎李廷舫

读高莉芹的散文集《听雨》,一篇一篇,你会随着她的娓娓倾诉和精心描绘,被引进一个丰富而细腻内心世界,从飘忽的情感云烟中可见她心灵的闪光,聆听到她委婉曼妙的心曲。

散文是最适于表现作者自我感受的文体。古人云:“行文之道,神为主。”这个“神”,指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而作者的思想是蕴于情中、融入情中的,随着情感的抒发自然表达。情是作品的灵魂,高莉芹笔下,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感时花溅泪,万物皆有情;河流张开了眼睛,春风奏响了爱情,雨声带着绵密的情思,秋意阑珊情未尽,冬雪飘飘情更浓。柳树报春,雄鸡报晓,风花雪月,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作者寄予的情感。我们读着篇篇作品,被她的情绪感染着,在她的情感世界如沐春风,渐入佳境。

读高莉芹这部散文,还会随着她的脚步和笔触,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尽赏异域风情,奇妙景观,当然更少不了家乡丽景名胜。大千世界,处处皆是景,见景即生情,在她的笔下,文中有画,画中含情,寄情于山水,情景交融,令人心驰神往,更启人遐思。

在这部以情贯通的散文作品集中,可以看出最让作者纠结于心而如影随形的,是乡愁乡情。她住在城市里,听着窗外的雨声,梳理长发,每一根发丝里都串着一段少年往事;在风中,无论面对湿凉的海风还是甜腻的南国之风,她都会想起家乡的风,想起小时候在乡风的吹拂中,和小伙伴儿们一起到田野里捉蚂蚱的情景,在风中的糜子地里寻找黑糜子吃的情景,和小伙伴儿们在苇塘里捉鱼的情景……要过年了,她想起往昔过大年,父亲写对联贴对联的情景;过端午节,她会思念儿时住的老屋中弥散着的艾蒿味道;走进梨花盛开的园林,脑海中便出现了爷爷往日经营的梨树。更令她难以忘怀的,是母亲做的家乡美食的味道,端午的凉糕,中秋的月饼,还有那蒸熟的榆钱……那是她童年的味道,家乡的味道。今天再吃这些东西,不是为充饥,也不是为美味,而是为忆旧,“咀嚼那些在灯光下逝去的日子”。

还有,那在夏风中波浪涌动的麦田,夏日里充满生机的苇塘,那乡村的老屋,还有屋后的直麦,那含着柴草混合味的能够生出无限温情的炊烟,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永远拴在她心上,牵动着她的魂,不时把她的思绪拉回到那久违的境地,让她不由地生出回归家园的向往和冲动。

乡愁、乡情是人们感情中最悠长也是最柔软的部分。高莉芹散文写作中,常常陪伴往日时光,享受岁月留痕,表现出浓浓的乡愁——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对乡土的思念,对曾经乡土文化的留恋。无论是在旅行途中,还是客居他乡,都常常触景生情,唤起往昔的憧憬和感情深处的回忆,总会想到那些家乡的经年往事,那些

人;无论走到哪里,走多少路,都会想起在家乡走过的路,那是她通往精神家园的道路,是她“心灵的故乡”。这种对乡土不离不弃的情感,是最动人的。也正是这种情感,让作者伴着对过往的回望,对人生的回味,写下了这篇篇深情浸润的文字。

高莉芹这部散文集中,还有部分篇章是写人物的。文中不时出现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和其他亲人的身影,抒发她深藏于心的亲情和感恩情怀。看似平淡的过往,却真情无限。更多的是写她的同事、朋友,她的发小,还有学生,文中寄寓着对他们的真挚友情、敬佩之情和赞美之情。她把与同事、朋友间的深厚友情看作是能够照亮精神世界的“生命中的太阳”,热烈赞颂。还有的篇章,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记述,表现了作者善良悲悯的情怀。

高莉芹的散文,不仅以情动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耐人回味。在她对时光和人生的回眸中,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字里行间蕴含着许多人生感悟,使作品增添了许多哲理意味和思想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高莉芹这部散文集《听雨》,以真挚真切的情感,表现真实的人生,弘扬与人为善,书写景物之美、时光之美、情境之美、心灵之美,不失为一部“追求真善美”的有情有意之作。

在散文写作中营造美的境界、美的韵律,还要靠优美的文字。高莉芹的散文,文字是优美的,也是生动的、流畅的。她写“听雨”,微风细雨,随风急雨,暴风骤雨,各有其声。写庭院的雨,寺庙的雨,田野的雨,京城雨,各见其景;写春的温情,夏的热烈,秋的绚丽,冬的清静,都如画似影,绘声绘色,可见她行文中的诗意化追求。

“花叶无语,人本有心,在细数花瓣的时光里,听到花开的声音;在叹息秋意渐浓的尘嚣里,目睹了落叶的优雅转身;坐在时光的摇椅里目送黄昏,一天一天从日历中翻过,一段故事在梦里重逢,那些闪光的思绪沉淀在岁月深处,成为生命里最美的风景。”让这些“风景”加上深情的“配音”,化作文字,成画成影,展现于世,奉献读者,我想这是作者写作的初心。

让“许多散落的记忆,缠绕在心里的枝头,在回望的倒影里,深情成一首诗”,谱写成一部情深意长的人生组曲,这就是高莉芹的散文集《听雨》。



## 由一副快板生发的艺术思考

◎元夫

功效,能很好地解决走村入户的问题。

像乌兰牧骑这种艺术形式,就是活跃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它从诞生以来,以轻便简从、灵活机动的小分队形式,在广袤的草原上完成了文艺演出、宣传辅导、生产帮助、生活服务等多项任务和功能。其鲜明的特点即是队伍“短小精悍”,人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乐器“简单轻便”。这不仅适应地域广大的内蒙古地区,也同样适应广大农村牧区,特别是地广人稀、村户散落、交通不便的草原、山区,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高原海疆、边防哨所等。其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的精神实质,同样适应所有的文艺组织和文艺院团。

尽管当前艺术形式丰富多样了,各类通讯和传播手段发达了,但因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广大基层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依然强烈。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节约资源、节省人力、扩大普及面来看,仅靠专业文艺团队是不够的。当前社会各层面和民间蕴藏着大量的文艺团队和爱好者,实力强大、热情高涨,但还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归属,缺少舞台和用武之地。如何整合和运用好这支强大的队伍,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大军中的重要力量,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

各类刀、叉、匙、盘是西餐的标配,貌似雅致但繁复,就吃饭而言一双筷子就可以简单完美地解决问题;钢琴、大小提琴、管号满台是一场音乐会,而一双快板、一把胡琴、一支箫笛同样可以启迪人心、鼓舞士气。坚定文化自信,要更好地结合中国特色、地区特色,运用好各种艺术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讲好身边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前不久手机上传的一则视频引起了笔者注意,这是一段在中原地区集市豆芽摊前的“莲花落”,全段200多句、1600多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打竹板 这边来/卖豆芽发了财/小豆芽 弯弯腰/一天三遍把水洗/不发青 不发黄/你泡豆芽真在行/您的豆芽真干净……”“要你别块伤心/不忘大哥你的恩/给我钱 我买馍/您的孩子考大学……”视频中的说唱人,穿着整齐,姿态从容,似是当地有一定名气的民间艺人。其实,过去中原和南方集市上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笔者还从网上搜索到一段在韭菜摊前的“莲花落”,看场景是拍摄于真实的生活,其言辞技巧、仄韵,和着快板的节奏,令观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快板也称数来宝、莲花落、竹板书、说鼓子、快板书、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称谓、语言和表演风格。其最初是沿街乞讨时的一种方式,历史相当久远。说唱者拿着两片或多片竹板,或是两个半圆形可夹在指间的小铜片,在集市和村庄里巡说,有的说几句,有时说一段,直到给了米面吃食或零钱,便道谢离开。

将快板最早运用到正面宣传,当数红军长征路上体现得最为生动。如影视剧中再现的,宣传文艺战士背着背包站在路边,打起快板说唱,行军战士在不停脚步的情况下,边走边听,有效地减轻疲劳,受到鼓舞,继续向前。

新中国成立后,快板才真正成为一种曲艺艺术。有的属个人爱好,更多则运用于业余和专业的文艺团体中,在广场、街道、舞台和荧屏上,训练、编排、演说着幽默段落,歌颂党和国家政策、好人好事、英雄人物的故事,成为一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简洁明快、风格独特的艺术形式,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快板源于中国民间,而将快板改造成可登上舞台和荧屏的大雅之堂、成为传播正能量的艺术形式,则是国人的智慧。

快板这种艺术形式,由三两人乃至单人就能完成。我国民间还蕴藏着许多简洁的艺术形式,需要挖掘、改造和利用,对传播党的政策、活跃基层文化生活,具有省时省力、富有生命力的